

王爺信仰與延平王君臣關係之探討

石萬壽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摘要

延平王三世與鄭經首輔陳永華之崇祀，在鄭氏時期鄭成功先稱先王，後稱大王，鄭經則稱二王，皆建廟奉祀。然鄭克塽與陳永華則以功德政績為台民所敬仰，唯為執政之鄭克塽、馮錫範所排斥，未得官方建廟奉祀，由民間自行奉祀。

入清以後，鄭氏三世與陳永華繼續為台民所崇祀，台灣地方官員亦知其事，然恐取締激起民變，視為王爺系統信仰，以求平安無事。於是鄭成功稱朱王爺，廟稱開山王廟、三老爺宮、大人廟等，鄭經稱二王爺，鄭克塽以遺體為海湧淘沙，稱沙淘太子，陳永華則以所居在燕潭、龍湖之畔，稱池王爺，成為王爺信仰之一環。

然奉祀鄭氏三世及陳永華之廟宇為表示與王爺信仰有所差異，在祭祀科儀仍與王爺廟有所不同。唯神道浩翰，實難為凡人所窺知，故本文僅稱探討，不敢稱為定論。

關鍵字：鄭成功 朱王爺 鄭經 二王爺 鄭克塽 沙淘太子 陳永華
池王爺

一、緒言

王爺，或稱王公大人，或稱代天巡狩，為台灣理教，即民間信仰¹中相當普遍神祇之一。唯文獻載述王爺事蹟者為數甚少，最早載錄者為康熙26年（1687）蔣毓英所修之台灣府志，云：『二王廟，在東安坊，云神乃代天巡狩之神，威靈顯赫，土人祀之，內有寧靖王行書扁代天府三字。』『大人廟，在台灣縣保大里，其神聰明正直，亦是代天巡狩之神。』（卷六廟宇）同年鄭開極修福建省通志十一祀典志祠廟所載亦同，唯二王廟條兼載寧靖王書扁事，大人廟則兼述聰明正直事。此代天巡狩即今王爺之通稱，然二王廟所祀為延平二王鄭經，大人廟則為延平大王國姓朱成功，詳見後述，並非今所通稱之王爺。

康熙以來各文獻載述王爺事蹟較為詳細者，為乾隆17年（1752）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云：『又舊志府志載，邑治東安坊有開山王廟，今圯。長興里有王公廟，俱偽時所建。茲查各坊里社廟，以王公大人稱者甚夥：東安坊則山川台、坑仔底，西定坊則王宮港、草仔寮、海防署前，寧南坊則馬兵營、打石街，鎮北坊則普濟殿、三老爺宮，以及安平鎮、青鯤身、北線尾、喜樹仔、永豐里、紅毛寮、中路、南潭等處，廟宇大小不一，概號曰代天府。神像俱雄而毅，或黝、或赭、或白而皙，詰其姓名，莫有知者。所傳王誕之辰，必推頭家數人，沿門釀資演戲展祭。每三年即大斂財，延道流，設王醮，二三晝夜，謂之送瘟。造木為船，糊紙像三儀仗，儼如王者。盛陳優觴，跪進酒食，名為請王。愚民爭投告牒畢，乃奉各紙像置船中，競賽柴米。凡百器用、兵械、財寶，以紙或綢為之，無一不具。推船入水順流揚帆而去則已，或洄泊岸側，其鄉必更設醮造船以禳。每費累數百金，少亦不下百金。雖窮村僻壤，

¹ 台灣民間信仰係以儒教為主，參合釋教、道教之宗教，宋朝時合儒、釋、道三學為理學，亦以儒學為主。茲以佛學為佛教之本，台灣民間宗教既以理學為本，自應稱為理教。唯此說尚未普遍，仍加註稱民間信仰。又本文係以台語撰述，請以台語覽讀。

罔敢吝惜，以為禍福立至。噫，此誣神惑民之甚者也。」（卷六祠宇志廟）所述除鄭國姓外，亦及今之王爺。

在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之後，清代志書雜記等文獻除沿襲王必昌台灣縣志之文外，未有新論點出現，或此神為子不語之怪力亂神，無討論之必要，故未述之。日治時期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任內之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下制訂在定政策須先調查原則，乃進行舊慣習之調查，發行台灣慣習記事刊物。唯此一調查工作重點在法制、經濟，言及宗教信仰，尤其是王爺或王船者為數極少。大正4年（1915）余清芳事件之後，台灣總督府鑑於宗教對台灣人民影響之重要，乃於同年九月指派總督府編修官丸井圭治郎主持，調查台灣各地寺廟，發表『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此後在台灣之學者研究台灣宗教，尤其與王爺相關者有曾景來、前嶋信次等氏，曾景來以為王爺與有應公同為靈魂崇拜²，前嶋信次則以王爺為瘟神³，此後之王爺信仰研究者幾乎視王爺為瘟神，送王船即除瘟神，避瘟疫。

日治時期解釋王爺信仰與瘟神不同者為連橫之台灣通史，在此書卷二十二宗教志中以王爺為王公、大人、千歲，其廟為代天府，其出巡為代天巡狩，並以王爺為鄭國姓。唯此說僅憑臆測，持論相近者極少，研究者仍視王爺為瘟神。

戰後有關王爺研究者以中央研究院劉枝萬研究員最著名，劉氏在『台灣之瘟神廟』一文⁴，仍以王爺為瘟神。其後研究者或以王爺源自福建之瘟神，仍未脫離劉氏之論點，充其量加以補充而已。民國67年（1974）余應台南縣永康鄉蔦松村三老爺宮之邀請，撰寫『重興蔦松街三老爺宮碑記』時，以廟中所奉之三老爺雖稱王爺，然與通俗之王爺信仰有異，開始研究三老爺之源由。乃在撰述碑文之後，撰『重興蔦松

2 參氏著『台灣宗教與迷信陋習』一書，昭和十三年出版。

3 參氏著『台灣瘟疫神王爺與送瘟風俗之研究習』一文，載昭和十三年十月出版東京帝國大學出版之民族學研究第四卷第四期。

4 此文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二十二號，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出版。

街三老爺碑記自註』一文⁵，以『主神三老爺事蹟，僅知是朱、雷、殷三王爺，其中朱王爺又稱蕭子揚。而朱王爺是由歸仁大人廟分香，蕭壠金唐殿則由本廟分香等線索而已。此等史料仍無法了解三老爺之來歷，僅得借助於其他供奉三老爺，而建於鄭氏或康雍乾三朝寺廟耆宿之口碑，以從旁推敲。』



圖1、國姓諭普羅民遮城代表梅腓力限期投降圖

(左方帳篷為國姓在崙仔頂大帳 中央山峰為鷲嶺 右方遠處城砦為熱蘭遮城)

在『蔦松廟正式採訪結束後，隨即採訪台南縣市奉祀三老爺之寺廟，即台南府城之三老爺宮、大人廟，歸仁之大人廟、仁德之三老爺宮、佳里之金唐殿，以及蔦松廟等六處。府城之三老爺宮位於禾寮港（今北幹線）北，奉祀朱、曹、雷三王爺，據耆老云：朱王爺相傳為鄭成功。依據史料所載，該地極可能是鄭成功登陸禾寮港時第一夜晚，為進攻普羅民遮城（Provintien，即今赤崁樓）臨時駐札之所。第二日

5 發表於台灣文獻三十卷一期，民國六十八年三月，為樂君訪古雜文第四篇。碑文則收入『樂君甲子集』第七篇碑銘，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台南市文化局出版。

清晨以其地逼近普羅民遮城，地勢低濕，為求萬全之計，乃移居地勢高亢之崙仔頂，即今東門圓環。及國姓薨後，軍民乃於故址建廟祀之。府城大人廟原在崙仔頂之頂，西南向，戰後初期因開闢圓環，移至圓環東北側，據荷人諭降圖（附圖 1）觀之，此地區極可能為鄭成功諭令荷蘭人退出普羅民遮城之處。所奉祀之王爺為朱、李、池三王爺，其中朱王爺極可能是鄭成功。歸仁大人廟，即志書上保西里大人廟，係分香於崙仔頂，仍奉朱、李、池三王爺。蔦松廟分香於保西里，佳里廟分香於蔦松，此二廟則奉朱、雷、殷三王爺，至於仁德三老爺宮，座落於車路墘，所奉之神由保西里廟分香。由以上各寺廟之採訪，可推測供奉三老爺廟宇有若干特別之所在。其一，主神皆為朱王爺，亦皆由台灣府城禾寮港三老爺宮，崙仔頂之大人廟二處分香。而禾寮港、崙仔頂皆為鄭成功東征戰役中重要之史蹟，可見廟中所祀之朱王爺應是賜國姓之鄭成功。其二，主神朱王爺之左右二神各地不同，有曹、雷、殷、李、池五王爺。據耆宿云：在請乩時，各王爺曾示明其之駐紮地，曹王爺在禾寮港，雷王爺在蕭壠，殷王爺在蔦松，李王爺在崙仔頂，池王爺在保西里及車路墘，若此說可信，則各王爺或即是鄭氏各地屯駐軍將領之姓氏或代號。其三，一般王爺醮皆有王醮、王船等宗教儀式，而三老爺廟則無，祭典和非王爺系統廟宇相同。由此三項，即可推知朱王爺即是鄭成功之替身，在鄭氏覆滅後，遺民不敢公開祀奉鄭王，乃改稱三老爺，託言一般之王爺，以免遭到清廷之猜忌。以後又受洪門幫會之影響，乃有子羊（揚）城等洪門術語之出現，蔦松廟之蕭子揚即洪門術語之一種。』

余撰此文之意，係以王爺稱代天巡狩，又稱待詔翰林，即如神界之翰林學士，並無特定職務，待玉皇上帝之差遣行事，多代玉皇巡狩地方，故稱代天巡狩。及鄭氏覆滅，鄭氏君臣之崇祀遭時忌，台灣地方官員為避免滋事生變，將開山王鄭成功、嗣王鄭經、世孫鄭克塽以及幸輔陳永華等列入王爺崇祀中，於是王爺遂成為遭時忌或職責未明神祇之總

稱，即分類學上之其他類，以及諸子百家中之小說家。若能頂真推敲，則可剝繭抽絲，從王爺信仰系統中分出不少獨立信仰系統，而三老爺系統則是余最早抽出之系統，視為鄭國姓崇奉，並非『將王爺分成一般王爺（即瘟神）與三老爺系統之朱王爺（朱成功），為兼采連橫與劉枝萬之說法加以折衷而成之看法。』⁶

在前引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所載祀王公大人，即王爺之廟宇，在四坊九廟所奉祀之神祇，東安坊山川台廟為大人廟，奉祀朱王爺，坑仔底王爺廟奉祀朱池李三王爺。西定坊王宮港為廣安宮，奉祀池府千歲。草仔寮廟為保西宮，奉祀葉朱李三王爺。海防署前為二府口福安宮，奉祀李王。寧南坊馬兵營廟為保和宮，奉祀池王。打石街廟為三界壇，奉祀三界公。鎮北坊普濟殿奉祀池王，三老爺宮奉祀朱王。單以此九廟所奉祀之神祇，有奉祀朱王爺之大人廟、三老爺宮，池王爺之普濟殿、廣安宮、保和宮，此五廟皆與鄭氏君臣有關（詳後述），其餘祀朱池李三王之坑仔底王爺廟，葉朱李三王之保西宮，李王之福安宮三廟則為尚待研究之待詔翰林，而三界公則為三官大帝，為天地水三官之天廷神職，然亦稱之王爺。由此可窺知此九間王爺廟所奉祀之神祇，包含鄭氏君臣、待詔翰林，甚至有專職之三官大帝⁷。

唯子不語怪力亂神，世人對理教神祇，除為朝廷所尊崇者，若關帝、媽祖、玄天上帝、大道公等尚有士大夫研究外，對王爺信仰，尤其是其中遭時忌之神祇，若鄭氏三代、陳永華等，或不願研究，即使有所言及，亦多數語略過，不願多加筆墨，以免惹禍上身。因之，對王爺崇拜，尤其是遭時忌延平王君臣之文獻，實在少之又少。即使參與北港朝天宮廟事之蔡相輝君，人脈雖豐沛，亦苦於文獻不足，故其所撰之博士論文，除重新主張連橫之王爺即國姓論點外，並未能為王爺信仰作較深

6 蔡相輝之博士論文『明清政權更迭與台灣民間信仰關係之研究』（民國七十二年度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第三章第一節近人對王爺信仰之研究。此論與余之本意相去太遠，故澄清之。

7 台俗稱理教神祇，無論是否王爺，常概稱王爺，時見於台灣私法等書，即使關帝爺、媽祖婆亦不例外，此稱三官大帝為王爺實不足為奇。

入研討，實以文獻不足所致。

余治史已歷四十餘年，雖不以宗教研究為重點所在，然與府城與鄰近縣市廟寺多有往來，對媽祖、玄天上帝諸尊神頗有涉獵，並出版『台灣的媽祖信仰』⁸專書。然對王爺信仰始終敬而遠之，不敢觸及。在撰述蔦松三老爺宮碑記之後，雖有意繼續研究，亦苦於文獻不足，裹足不前。然對在理教神祇信仰中最神祕之王爺信仰，始終有意探一究竟。二十餘年來，因緣際會，所接觸崇奉王爺廟宇亦不少，亦整理出若干新系統，若瘟王系統為行瘟諸王爺，九龍公系統則奉祀唐代李靖（或李德裕）、魏徵、程知節、尹思貞以及郭子儀等，為天地正氣之神。近年來廟寺來請益者則多與陳永華或池王有關，並有所領悟。唯神道浩瀚，文獻不足，凡夫俗子實難窺其一二。兼以年歲漸高，亦苦於文獻不足，論証實難周全。然將所悟告諸眾同好，亦治史者之職責。因之，本文論述實未若往昔嚴謹，尚請諸君子見諒⁹。至於本文提要之英譯，煩門徒杜正宇代勞，謹此致謝。

二、鄭國姓與三老爺

鄭國姓即延平郡王賜國姓鄭成功，其事蹟詳見諸書。永曆16年，西元1662年5月8日薨於安平王城，即荷蘭治台時期之熱蘭遮城（Zeelandia），得年三十九歲。國姓薨後，文獻雖未載立廟奉祀，然施琅入台時曾『奉牲幣祭告成功之廟』¹⁰，此廟即今鄭氏宗祠。在世藩鄭經於永曆17年（1663）由金廈退回台灣後，興建奉祀國姓成功之祠堂，

8 此書係集合余所撰媽祖信仰研究論文七篇而成，2000年台原出版社出版。

9 本文曾於2007年6月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舉辦之『海洋台灣與鄭氏王朝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由許雪姬教授評論，其後雖有論文集，然以尚待修改，僅同意以未修改之原文刊登，唯發行量極少，知者不多。此次之文係參酌許教授意見略加修改，與原文頗有差異。

10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十康熙22年閏6月22日，此書以下略稱台灣外記。

位於郊天之處，即今天壇西南，廟名依楊英先王實錄之例，或稱先王廟，及鄭經薨，立廟於文廟東北鄰，稱二王廟（詳後述）後，或改稱大王廟。唯先王廟或大王廟皆未見之於文獻載述，僅在民國60年代余采風時聞之於遺老所得。

唯鄭氏三代，甚至康熙台灣入清之初，台灣廟宇素有官廟、民廟之分，同一祀神之廟宇，例有二間，一為官員與正式祀典時之殿宇，一為供善男信女平日禮敬之廟寺。故鄭氏時期所建之玄天上帝廟，有大上帝廟與小上帝廟二座，武廟亦有大武廟與小武廟二座，而康熙年間之媽祖廟亦有大天后宮與小天后宮二座。奉祀國姓廟宇亦有二座，前述先王廟即官廟，而民廟則在山仔尾，稱開山王廟，即今延平郡王祠。入清以後，官廟，即施琅祭告國姓之廟沒為官產，後由鄭氏族入購回，以為鄭氏家祠，而民廟依舊稱開山王廟，載入文獻。清代台灣府縣志載錄此廟最早者為康熙35年（1696）高拱乾所修台灣府志，僅稱『開山王廟，在附郭縣東安坊。』（卷九外志宮廟）未錄所祀之神，亦未載建置年代。至康熙59年（1720）陳文達修台灣縣志始載『開山王廟，偽時建。』（卷九雜記志寺廟）即此廟建於鄭氏三代，應為鄭經之時。唯此廟至乾隆17年（1752）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時，稱『又舊志府志載，邑治東安坊有開山王廟，今圯。』（卷六祠宇志廟）即此廟在乾隆17年時已崩坍，至『乾隆年間邑人何燦鳩建』（謝金鑾台灣縣志卷五外編寺觀）。道光以後府城行聯境自衛時，開山王廟與鄰近諸廟組六合境，為六合境之聯境主廟¹¹。

同治末年牡丹社事件時，朝廷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來台，奏建鄭成功專祠，易稱延平郡王祠，正殿祀延平王，『王像奕奕有神，廂舍附祀劉國軒、陳永華之屬。後為翁太妃祠，左祠明甯靖王，右祠監國鄭克塽，本名開山王廟，民間私祀，馨香甚盛。光緒紀元，沈文

11 詳參拙著：台南府城的城防一文，載台灣文獻30卷4期，民國68年12月出版，又參拙著：台南市宗教志一文，載台灣文獻32卷4期，民國70年12月出版。

肅公葆楨奏列祠典，仍延平之封，并賜諡忠節以彰之。文肅撰廟聯云：闢千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詞意渾括，一時無兩。甯靖祠聯云：鳳陽一葉盡，魚貫五星明。監國祠聯云：夫死婦亦死，君亡明即亡。』（蔣師轍台游日記卷一光緒十八年四月）此廟在乙未台灣改隸之後，以乃木希典將軍率日本軍入府城小南門首夜，宿營於郡王祠，而國姓生母翁太妃，為日本田川氏，視國姓為日本外甥，乃改建延平郡王祠為開山神社，為日治時期唯一非日本本土神祇之神社。戰後復稱延平郡王祠，仍由官府護持，其地位超過鄭氏時期官廟，即今鄭氏宗祠之上¹²。

鄭成功之廟宇除先王廟、開山王廟外，尚有其三老爺系統之廟宇。鄭成功封延平王，為二字之郡王，故稱延平郡王。在世時，『成功服葛布箭衣，有暗龍二條，邊帽、紅靴。從者二人，織錦暗龍紗衣，一人鬚髮皓白，張紫蓋。有兵五百，擁衛前後。成功封福建延平王，軍中稱王爺。』（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一閩紀鄭成功入鎮江）而國姓為隆武帝賜國姓朱，名成功，應稱朱成功，與鄭軍中稱王爺，合稱朱王爺，尤其於鄭氏覆滅後，為避時忌，遺民以朱王爺為國姓爺之代稱。

鄭氏三代士民奉祀國姓朱成功之緣由，除政治因素外，或因國姓壯志未酬，以及家庭因素，導致留守金廈將士忠振伯洪旭等抗命，致含恨而終。國姓薨後，英魂常顯靈於王城，即荷治時期之熱蘭遮城，於是王城雖為延平王府，然世藩常居府治，或居北園別館，極少至王城。入清之初，朝廷以王城為台灣水師副將衙門，然任官者多居王城下之營署，即今安平天后宮，不居於此城。雍正七年，諸羅知縣劉良璧登臨此城時，『顧司閩者問之曰：此署何為久空？閩者曰：先年作官署，常有紅

12 光緒17年唐贊袞台陽見聞錄卷下人物載：『鄭成功初封延平王，尋晉潮王，見夏琳閩海紀錄。順治十一年，朝廷遣使撫成功，不從，乃繫其父芝龍於獄。同治十三年，沈幼丹制軍因倭事方嚴，五月東渡，即派各輪船分投運載軍裝、礮械、糧餉、兵勇，剋日到台。去來梭織，皆於安平登岸。後於三鯤身口岸建造礮台，所有木石、磚甃、器具，卸載安穩。奏請封海神，立廟崇祀，予可，並諡忠節。』依此文所述，今赤崁樓上之海神廟所供奉之海神，或即鄭成功。唯此文或有闕文，或有所誤載，實有待查証。

袍人出見，署故空。』¹³此鬼魂衣紅袍，在明制朝服為紅袍者唯親王、郡王，即王爺而已，居王城之王爺僅國姓爺一人，故疑即國姓英魂。因之，官民以國姓英魂尚存，在國姓謝世時，即雕塑國姓神像，供奉於王城。鄭氏覆滅後移奉安平天后宮，今仍在安平天后宮，為官民視國姓為神祇之始（附圖2）。



圖2、安平天后宮所祀國姓塑像，原祀於王城

台灣官民既視國姓為神祇，私祀或建廟奉

祀者有之。入清以後，台灣地方官府或知其本意，卻不願因之激起民變，於是主神為朱王爺，額稱三老爺宮或大人廟之廟宇散佈於府城與鄰近各地，主要之廟宇在府城有三老爺宮、大人廟，在保大西里有大人廟，蔦松有三老爺宮，蕭壠則有金唐殿等，故有府城大人廟公，保大西里大人廟父，蔦松子，蕭壠孫之語，即由府城大人廟分香保大西里大人廟，再分香蔦松三老爺宮，而蕭壠金唐殿則由蔦松分香。因之，三老爺系統廟宇之起源為府城鎮北坊之三老爺宮，以及東安坊崙仔頂大人廟。而在保大西里之大人廟以規模較大，在康熙二十六年蔣毓英所修台灣府志即載：『大人廟，在台灣縣保大里，其神聰明正直，亦是代天巡狩之神。』（卷六廟宇）而同一時期鄭開極修福建通志亦載：『大人廟，在縣治保大里，乃代天巡狩之神。』（卷十一祀典志祠廟）此二志皆以大人廟為代天巡狩之神，王爺，蔣毓英府志甚至稱『其神聰明正直』，或即為國姓。康熙三十五年高拱乾修台灣府志亦載：『大人廟，在台灣縣保大里，廟宇最為弘敞。』（卷九外志寺觀附宮廟）即此廟規模弘敞，

13 劉良璧紅毛城記，錄於劉良璧重脩福建台灣府志卷二十藝文。

為保大里之主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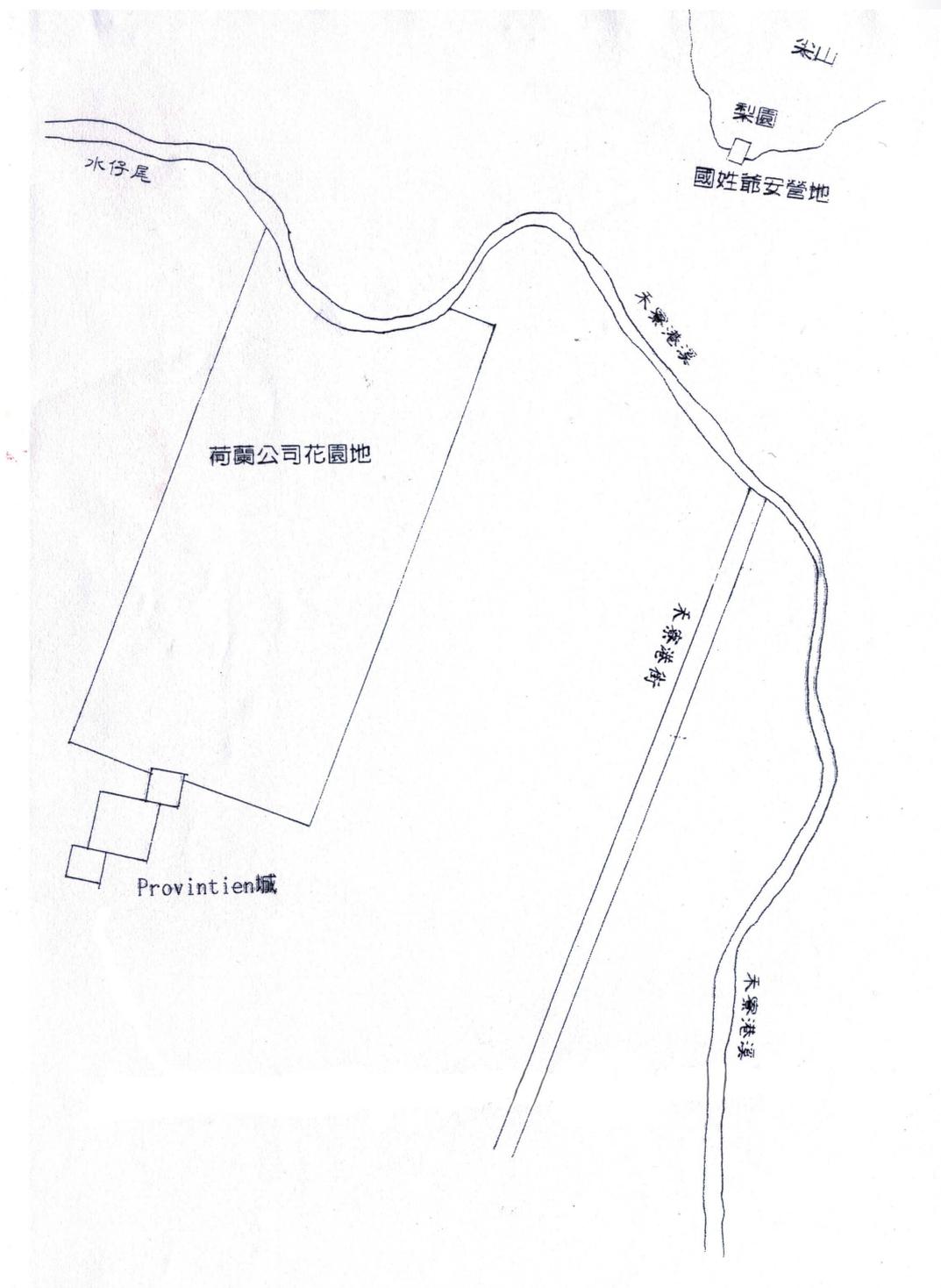
康熙年間所修福建通志及蔣毓英、高拱乾二府志載大人廟為代天巡狩之神，即將鄭國姓崇祀視為王爺信仰系統。在高拱乾修府志之後，除周元文重修台灣府志載錄外，康熙末年陳文達所修台灣縣志以下各志書皆未專載此廟，或遭時忌之故。唯保大西里大人廟以及蔦松三老爺宮、蕭壠金唐殿三廟之探討，余在民國68年（1979）所撰蔦松三老爺宮碑記自註，即前引之文已有論述，不必重述，以下所論僅為鎮北坊三老爺宮與山川台大人廟二廟。

三老爺系統最早興建者或為鎮北坊三老爺宮，今廟名依舊。奉祀朱、曹、魏三王爺，廟在尖山¹⁴西南坡，前臨德慶溪，據傳為鄭成功入台通過鹿耳門港道當日夜晚紮營之處。茲查楊英先王實錄永曆15年（1661）4月1日，鄭成功率師通過鹿耳門港後之『是晚，我舟齊到，泊禾寮港，登岸，札營近街坊梨子園。』即近禾寮港街之梨子園，茲以禾寮港街在今台南市忠義路由成功路至民族路段，而三老爺宮在今忠義路、成功路口西北尖山西南坡，近禾寮港街，與先王實錄所載札營梨子園相近，由此當可斷定國姓入台當晚即紮營於此廟址或其附近，以營地前有德慶溪可防普羅民遮城，即今赤崁樓荷蘭守軍夜襲¹⁵。茲以漢人多以建廟紀念重要事蹟，國姓入台首夜紮營處自有紀念價值，建廟奉祀國姓朱王爺為當然之事，唯建廟年代相傳為鄭氏時期，確實年代不詳。而附祀之曹、魏二王爺當為國姓爺之隨侍，名字則不詳（附圖 3）。

14 府城自古以來有鳳凰城之稱，即地脈若飛鳥，主軸由東南而西北，有三丘，分別為崙仔頂、鷺嶺、赤崁，由鷺嶺北行經覆鼎金至尖山，南行經山仔尾至桂子山，合為七丘，將另撰文論述。崙仔頂南坡有山川台，為祭山川社稷之台，址在今結核病院，或稱山川台。

15 荷蘭梅氏日記亦載鄭軍在『普羅民西亞北邊公司的庭園小溪後面紮營』（P.22-23），小溪即德慶溪，公司庭園即今成功國小，小溪後面即德慶溪北今三老爺宮，與先王實錄所錄相同。梅氏日記即Dagregister van Philip Meij，江樹生譯，民國九十二年漢聲雜誌社出版。此地梨子今稱澀梨，今尚有此品種，唯產量不多，多致糖作碎饊，即零食，並非果品。

圖3、禾寮港紮營地與普羅民遮城相關位置圖



山川台大人廟在今台南市東門路東門天橋下，原在今東門圓環內，即崙仔頂之山頂。崙仔頂為府城七丘之東丘，入清之初官府於此丘之南建山川台，即今結核醫院處，故王必昌台灣縣志稱山川台王爺廟。此廟為府城大廟，前後有三殿，列八廟之一¹⁶，道光以後實施聯境自衛制度以後，大人廟與大東門、小東門內外各廟結為八協境，為聯境主（同註11）。光緒年分府城內為五段，分設保甲局，其東段保甲局即設於大人廟內（安平縣雜記警察事務）。戰後初期以闢建東門圓環拆除，神像寄祀東嶽殿，民國四十四年始於圓環東北角另建廟宇，為東門天橋下之小廟。

崙仔頂大人廟既為府城大廟，府縣志載錄則僅王必昌台灣縣志略述之，當遭時忌。所奉祀之主神為朱王、池王、李王三王爺，則與保大西里大人廟奉祀相同，二廟廟名與祀神皆同，或俗傳保大西里大人廟由此廟分香，當屬可信。蔣毓英台灣府志載保大里所奉祀者為代天巡狩之王爺，崙仔頂大人廟所奉祀者應相同，即為代天巡狩，亦即鄭國姓。

崙仔頂建大人廟，奉祀鄭國姓，或與鄭國姓曾紮營於此有關。在鄭國姓入台首夜紮營於尖山西南坡之後，有無移營，鄭氏史料若楊英先王實錄、阮旻錫海上見聞錄等史料皆未載錄。荷蘭方面之文獻則載五月三日，即鄭國姓入台後第四日，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派 Thomas van Iperen、Leonardus 為代表率隨從七人由大員¹⁷赴赤崁與國姓談判，其路程在巴達維亞城日記所載，在登岸之後，擬往普羅民遮城，為鄭軍所制止。乃會同普羅民遮城守將貓難實叮（Jacobus Valentijn）所派來之代表測量員梅腓力（Philip Meij），由鄭軍將校二人陪同。由登岸之處『取道東向，城砦仍在視界，越深陷一小河，抵一高地。流血之元兇，即造成國姓爺之來襲與不幸事件原因之斌官（

16 府城之廟宇與官府建築，有一宮二學三殿四庵五府六部七寺八廟共三十六間，其中八廟為大天后宮、祀典武廟、龍王廟、風神廟、府城隍廟、縣城隍廟、大人廟與馬王廟，將另撰文論述。

17 即今安平，原譯為台灣，今例以台灣稱全島，而今安平則稱大員。

Pinqua) 在該處接迎，謂將為他們斡旋，乃同行至國姓爺處。但路程一再迂迴，在陣營中左彎右拐，穿過庭園，致他們頗感疲勞，終抵國姓爺之坐所。』¹⁸文中所述，揆一特使登岸之地在大井頭，即今台南市民權路與永福路口。欲由此北行入普羅民遮城未獲鄭軍同意，改東行，即順今民權路東行至鷺嶺頂今北極殿處，其東有小河即枋溪，過溪即崙仔頂，為鄭軍紮營處，而鄭國姓之營帳當在崙仔頂最高處，即由今民權路公園路口東南行，左彎右拐至崙仔頂之頂鄭國姓坐所，即營帳。

赤崁城守將貓難實叮差遣與揆一特使會合之測量員梅腓力，在其日記，即前引之梅氏日記所載與巴達維亞城略異。在陽曆五月三日梅腓力奉貓難實叮之令與揆一特使會合，『談完了話，他們就被幾個中國軍官帶走，經過那條長街，去紮在外面的軍營見國姓爺。那幾個中國軍官把我手中那面白旗拿走，我於是毫無旗幟地回去我們的城堡，那條長街從海邊直到沙丘。』五月四日，梅腓力再度奉貓難實叮之差遣與測量員Herman Verbiest帶貓難實叮所擬議之書函往國姓爺之帳幕。『那帳幕前面有一隊護衛軍，估計約有武裝士兵六百到八百人，兩邊各列三行，他們帶著很多旗幟，武器用黑色綢緞套著，綢緞用各種顏色的絲和黃金很精緻地繡著獅頭和龍頭。他們的頭盔都有一束紅毛，跟所有士兵一樣，約有一呎長（約三十公分），替代羽毛高立在頭盔上。他們的大刀閃亮如銀，看起來相當古典，好像古羅馬人的樣子。我們必須從他們中間走過去。走到那隊護衛軍的中途時，我的同伴帶著那面白旗被留下來，我則被帶到國姓爺的帳幕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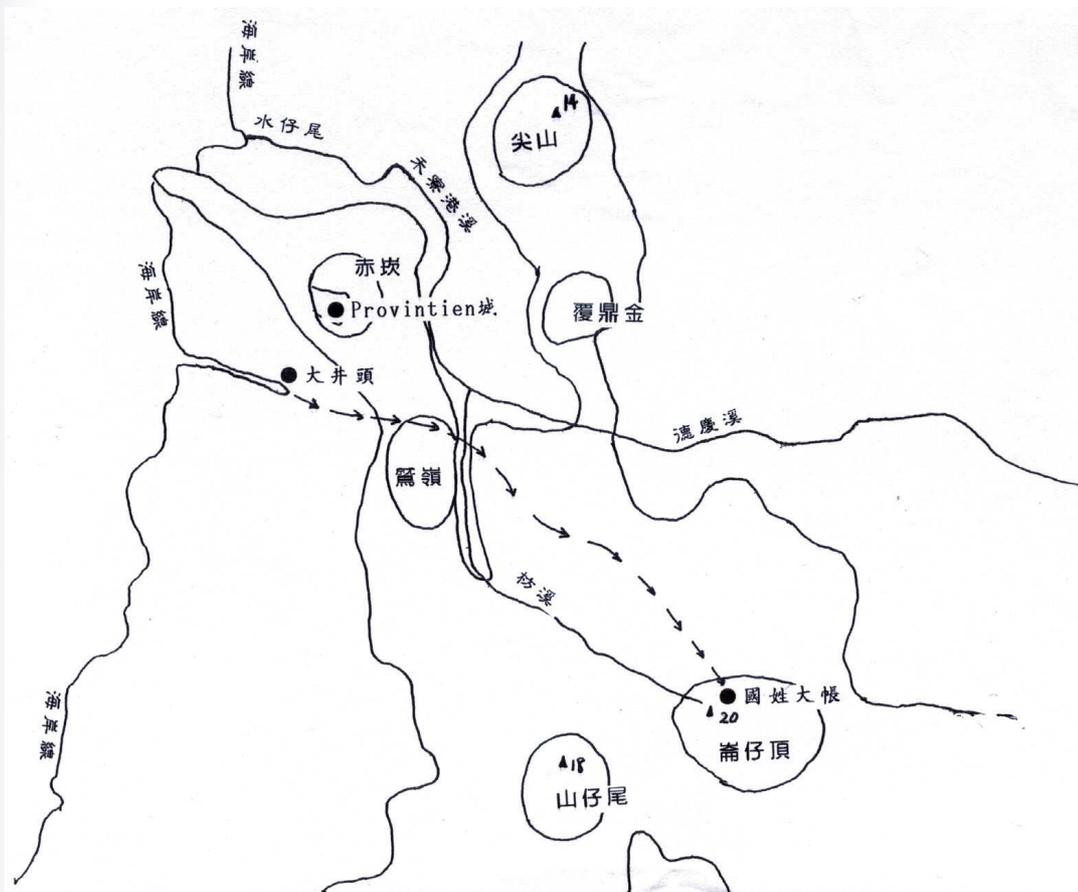
『國姓爺坐在帳幕正中央的一張桌子後面，桌上舖著刺繡得很貴重的桌巾，他身穿一件未漂白的麻紗長袍，頭戴一頂褐色尖角帽，式樣像便帽，帽緣約有一個姆指寬，上頭飾有一個小金片，在那金片上掛著一根白色羽毛。他後面站著兩個穿黑綢長袍的英俊少年，每個都拿著一面

18 引自程大學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民國79年（1990）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文中之斌官即引鄭成功入台之通事何斌。

很大的渡金扇，高約八九呎，寬約三呎。在他兩旁站著五六個最主要的官員，一律穿黑色衣服。我猜他年約四十歲，皮膚略白，面貌端正，眼睛又大又黑，那對眼睛很少有靜止的時候，不斷到處閃視。嘴巴常常張開，嘴裡有四五顆很長，磨得圓圓間隔大大的牙齒。鬍子不多，長及胸部。他說話的聲音非常嚴厲，咆哮又激昂，說話時動作古怪，好像要用雙手和雙腳飛起來，中等身材，有一腳略為笨重，右手姆指戴著一個很大的骨製指環，用以拉弓。』

『當我走進那帳幕時，想用荷蘭的方式行禮，但有兩個人，即與何斌一起去接我來的人，叫我跪下去。我先是拒絕，但他們按我的肩膀，我不得已就跪在一塊鋪在那桌子前面地上的紅氈上。』（附圖 4）

圖4、梅腓力入國姓爺大帳路線示意圖



由上引之文可知，五月三日之議降，梅腓力並未與揆一特使往見國姓爺，翌日始奉貓難實叮之令攜議降書往見國姓爺。其行程係由普羅民遮城至長街，而長街由海邊至沙丘，即由大井頭越鷺嶺、枋溪入國姓帳幕，與五月三日揆一特使晉見國姓爺路線相同，唯對國姓之描述及議降過程較巴達維亞日記詳細。國姓留山羊鬚，垂及胸部，而梅腓力見國姓時雖欲行荷蘭禮節，但被迫跪在國姓面前。因之，國姓爺所居之帳幕最晚在五月三日即由尖山西南坡移紮崙仔頂，故五月三日揆一特使與五月四日貓難實叮代表梅腓力晉見國姓之地點在崙仔頂，而不是在尖山西南坡¹⁹。崙仔頂既為國姓紮營，亦為接見荷蘭特使之處，自有紀念價值，或在鄭經時期即建廟。而池王與李王或為鄭國姓之部將，名字失傳。

綜合以上所述，三老爺系統廟宇最早興建之鎮北坊三老爺宮以及崙仔頂大人廟二廟，皆為鄭國姓東征入台紮營處，建廟紀念紮營地為情理可理解者。至於保大西里大人廟以下各廟之建置，以及三老爺信仰與一般王爺信仰之差異，詳見蔦松三老爺宮碑記一文，本文不述。因之，王爺信仰中之三老爺系統為國姓爺之崇祀，入清以後為避時忌，以鄭成功為隆武帝賜國姓朱，故以朱王爺作為鄭國姓之代稱。台灣地方官員為避免生事激變，視為王爺信仰容忍之。同治末沈葆楨奏建延平郡王祠，以開山王廟為官廟，奉祀鄭國姓已無禁忌，然以朱王爺代稱鄭國姓已近二百年，積習難改，或無更改之必要，仍沿稱朱王爺至今。

三、鄭經鄭克塽與二王沙淘太子

鄭經為鄭成功長子，國姓東征台灣時留守金門、廈門，以私通其弟之奶母，嫡妻唐氏之父尚書唐顯悅大為不滿，致書責國姓，國姓大怒，

19 鄭成功逼揆一離開熱蘭遮城之條約，係由馬信與揆一代表以宣誓儀式確定，並無簽約儀式，亦不在崙仔頂國姓坐帳。故揆一被遺誤之福摩沙一書中所附之圖，即本文附圖1為梅腓力見國姓議降之圖，並非受降圖。

遣使持劍殺鄭經。然為金廈守將忠振伯洪旭等所阻，終致國姓含恨而終，遂有在台諸將借口國姓為鄭經所氣死，擁立國姓弟鄭世襲為主，與鄭經對抗，鄭經不得已率師入台靖亂之舉。其後以處理鄭泰事件失當，致金廈失陷，退回台灣。然以任用陳永華為宰輔，尚可維持康泰局面。康熙皇帝亦服陳永華之能，調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為內大臣，焚毀戰艦，示無征台之意。及三藩之役起，鄭經率師西征，連下七府之地，聲勢浩大，及三藩事定，七府復失，退守台灣。此後鄭經無意於政事，陳永華又去逝，幸監國鄭克塽處理國事得體，尚可維持小康之局，後以由北園別館東行狩獵，墜馬於柴頭港溪東小山崙，即今之二王崙受重傷，入北園別館而終，得年四十歲。

在鄭氏治台三代二十三年中，鄭成功年餘，鄭克塽二年餘，其餘十九年餘為鄭經治理時期，在位期間建設台灣，功績不在鄭成功之下。唯鄭經得罪國姓，而王城在國姓薨後紅袍王爺魂魄時現，兼以安平飲用水不足，乃營新王府於清代知府署處²⁰，並於新王府北方台江岸營別館，稱北園別館，即今開元寺。

鄭經嗣位後，仍沿國姓官銜，稱延平王招討大將軍，在統治地區稱世藩，外國若日本、英國則稱延平國王或東寧國王。薨後嗣王鄭克塽建廟於孔子廟東北，今台南市刑警隊，稱二王廟，而祀國姓之先王廟或改稱大王廟。康熙台灣入清之初，此廟尚存，然志書所載則為『二王廟，在東安坊，云神乃代天巡狩之神，威靈顯赫，土人祀之，內有寧靖王行書扁代天府三字。』（蔣毓英台灣府志卷六廟宇）或『二王廟，在府治東安坊，乃代天巡狩之神，威靈顯赫，土人祀之。』（康熙鄭開極福建通志卷十一祀典志祠廟）仍視為王爺，即代天巡狩之神。至康熙35年（1696）高拱乾修台灣府志時則單載『二王廟，在附郭縣東安坊』（高拱乾台灣府志卷九外志宮廟），未稱王爺。唯在康熙五十年代所修

20 有關鄭氏三代衙署，當另行撰文述之。

之志書則未見此廟，係此廟遭時忌，久已荒廢，至康熙55年（1711）丙申巡道梁文科新建龍王廟時，『因就東安坊二王廟之舊址，廓而闢之，中為大殿，深三丈八尺，廣三丈二尺，塑龍王像以居中，畫風伯雨歸於兩旁。』²¹為府城之大廟，列入八廟之一。

鄭經在府城之廟宇二王廟在康熙四十年代以後即告荒廢，並於康熙55年改建為龍王廟。然在永康上中里，即今台南縣永康市網寮仍有二王廟。此廟之原廟址在今南新公路東南旁，臨公路，相傳鄭經由北園別館東行狩獵，回程墜馬於此，回別館後不久即薨逝，嗣王鄭克塽或士民仍於墜馬處立祠祀鄭經，稱其地為二王崙，其廟為二王廟。唯僅小祠，又不在府治，故志書未載。唯今存於二王廟中之咸豐7年（1857）所立石碑稱：『郡城之北相去六七里，有二王崙焉。前里人立廟於此，崇祀關聖帝君，旁列二王，故其崙並號曰二王。夫祀帝君而繫之以二王者，以二王為始基也。』所奉祀之二王即府城之二王，為鄭經薨逝後，台灣官民對鄭經之通稱。此廟在鄭氏覆滅之後仍存，康熙41年（1702）士紳李文奇等捐資建造為大廟，成為永康上中里之里廟。乾隆末林爽文之役時，官軍與林爽文軍爭戰於二王崙，於是奉祀鄭經之事為官府所注意，仍增奉關帝為主神，以祈平安無事，故咸豐七年碑記稱名奉關帝，實奉延平二王鄭經。而官府仍以息事寧人態度，視為王爺一類廟宇，故得於存續至今日。因之，鄭經之奉祀為王爺信仰中之二王爺²²。

鄭經薨逝後，馮錫範殺鄭克塽擁其婿鄭克塽嗣位，未三年而鄭氏覆滅。鄭克塽為鄭經長子，三藩之役時鄭經西征，以陳永華為總制，『委國政于永華，永華盡心拊循，而經諸弟多豪強不法，永華莫能制，乃請命馳立克塽為監國，實欲藉以節制諸藩弟。』²³遂以『元子年登十六，聰明特達，宜循君行則守之典，請元子克塽監國，經允其請。四月初六

21 梁文科新建龍王廟碑記，錄於陳文達台灣縣志卷十藝文志記。

22 余曾應此廟撰述『永康二王廟簡介』一文，收入樂君甲子集中。

23 蔣毓英台灣府志卷九人物節烈陳氏傳，此傳以下略稱蔣府志陳節烈傳。

日，遣禮官鄭斌齋諭抵台灣，同陳永華立克壘』（江日昇台灣外記卷八永曆卅三年二月）為『監國，號監國世孫。』（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卷二康熙十八年）克壘為陳『永華婿，每事悉受華教，英明果斷。諸叔有欲奪佔，事聞，壘讓諸叔曰：當以國為家，百姓足，則自足矣，何必自有為哉。必執不可。諸叔不敢橫為，百姓喜有天日』（台灣外記卷八永曆卅三年四月），然鄭經『諸弟皆憚而怨之』（蔣府志陳節烈傳）。及鄭經西征失利返回台灣後，奸佞馮錫範計奪陳永華兵權，逼永華退隱而終。而鄭經亦不理政事，縱情花酒，乃『下令長子克壘監國秉政，凡文武啟章一切事宜悉聽克壘決斷。壘既承委任，撫緝兵民，剛斷果決，有乃祖遺風，經之親信權倖莫不畏憚。經又慮克壘年輕未得其宜，令人默取其所決諸啟章斷事者閱之，條條有緒，心大喜悅。以其後事倚託有人，遂放縱於花酒，不預政事，而竟卜晝卜夜之歡。克壘既承父命委理政事，上至董國太、諸叔，下及鎮將兵民，繩以禮法，不肯阿容狗縱。故兵民感戴，權勢屏息。』（台灣外記卷八永曆卅四年十月）於是綱紀大振，兵民感戴，鄭經亦以託付有人，不預政事。然馮錫範等權貴則不服，待機奪權。

永曆35年（1681）正月鄭經薨逝於北園別館，『諸藩弟即喪次揚言彼非鄭氏子，孰甘為之下者？環訴于偽藩母董氏曰：克壘非吾骨肉，一旦得志，我輩無倮類矣。董氏即命人收監國印，仍召馮錫范以兵脇之。時兵權盡屬劉、馮，而偽經次子又錫范婿。錫范亦欲去克壘，聞董氏命，即馳會劉國軒，國軒尚猶豫不決，頃之，竟從錫范意，而克壘孤立矣。兵將入，克壘顧陳氏曰：耳目殊異，恐不能相保也。陳氏曰：夫在與在，夫亡與亡，必不相負！克壘既幽繫于別室，而偽藩弟鄭溫，尤怨克壘，即于是夜格殺之，董氏遂立克壘嗣偽位。』（蔣府志陳節烈傳）克壘既死，其妻陳永華女亦於守喪畢投繯自縊。

鄭克壘被殺，國姓妃董氏『以諸子說克壘是螟蛉，不過欲易其位而已。豈意聰等賺入中堂，當下刺死。正在咨嗟追悔，忽見陳夫人悲號於

前，跪請曰：「監國何罪至此？」國太曰：「事已至此，說亦無用，我兒毋自苦焉，亦因兵民不服，以監國乃李氏子，非鄭家真血脈耳。」夫人曰：「既非鄭氏血脈，孫婦亦安得知，既知非真血脈，國太應早遣歸宗，何國太作婆孫一十八載。既不是血脈，不得承繼，亦尚可為平民，何至賺入刺死。」國太語塞，第以永華素為國望，藉以慰勸。詢其所欲，夫人叩首長號曰：「願請監國收殮，相從於地下，為鄭氏鬼，願畢矣。」國太允其請，夫人遂出見監國屍，相抱號哭。國太令昇屍同夫人歸府，收殮，殯之中堂。」（台灣外記卷九永曆卅五年正月）即董太妃亦後悔殺克壘，而對克壘妻陳氏之質責亦語塞，無言以對。因之，此次政變實際為奸佞馮錫範之奪權所致，而鄭克壘是否為鄭氏血脈僅是其藉口而已。慘死之後，其妻陳永華女亦自縊殉夫，為鄭氏末期壯烈事蹟。鄭克壘任監國期間『禮賢恤下，謹法令，物望歸之』（丁曰健治台必告錄卷一聖武紀略康熙戡定台灣記）得士民擁戴。且『賦性剛方果決，頗有賜姓遺風』（夏琳海紀輯要卷二庚申明朔永曆卅四年），實為東寧賢主。在鄭經薨逝時，為奸佞馮錫範等所害，而妻陳氏亦自縊殉節，更為士民所感恩懷念，即使清朝官民亦不例外。因之，入清之初蔣毓英修台灣府志，述節烈陳氏傳特詳，並兼及鄭克壘，即為一例。

鄭克壘被殺後，遺體並未立即交與克壘妻陳氏，相傳為鄭聰等棄入台江，然為海湧沖回岸邊沙地，等到克壘妻陳氏與董國太理論以後，始將停置沙地之克壘遺體運入別館，交陳氏運回監國府入斂。然『國太以監國死非其罪，且非己意，輒積鬱於懷，遂染疾，於』六月『二十九日卒』（台灣外記永曆卅五年六月）。陳氏自縊後與鄭克壘『合葬郡治洲子尾海岸間』。『既葬，台人士常見監國乘馬，呵殿往來，或時與烈

婦並出，容服如生，導從甚盛，人以為神云。』²⁴即以監國理政剛毅果決，秉公處事，得兵民感戴，權勢屏息，卻含冤而死，遺體甚至被棄入海中，為海湧沖回。國太因之自責，鬱鬱而終，士民則痛失賢主，監國妻陳氏守節殉夫，貞烈感天，視鄭克塽與陳烈婦為神明，自有立廟奉祀之舉。

然鄭克塽之處境與其祖成功、其父經際遇不同，鄭國姓與世藩鄭經至少在台灣尚可建先王廟、二王廟奉祀，鄭克塽為馮錫範等所弑，由馮錫範婿鄭克塽嗣延平王位，不可能由馮錫範或鄭克塽為之立廟。在鄭氏覆滅，鄭克塽、馮錫範等被擄送北京後，清廷或台灣地方官員更不可能為鄭克塽建廟，唯一可能則為士民自行集資建廟奉祀。

在台灣入清之初所撰府縣志或福建通志中，不可能明載奉祀鄭克塽之廟宇，然台灣入清二三年中所修之志書，蔣毓英台灣府志載：『沙陶宮，在西定坊，神之出處莫考，土人共稱沙陶太子。』（卷六廟宇）鄭開極福建通志則載：『沙陶宮，在府治西定坊，神之事蹟莫考，土人稱為沙陶太子。』（卷十一祀典祠廟）沙陶、沙淘二詞常互用，即今台南市西門路二段沙陶宮，奉祀太子爺。然太子爺俗視為中壇元帥李哪吒或李羅車，稱哪吒太子，為托塔天王李靖之子，其塑像常見者為右手持火尖槍，左手持乾坤環，腳踏風火輪，身披混元綾。較有規模之廟宇皆祀此神，稱中壇元帥，其事蹟為眾所皆知，何以稱神之事蹟莫考，而土人，即台灣士民稱沙陶太子，即表示沙陶太子並非各廟宇常祀之中壇元帥李哪吒。因之，沙陶宮所奉祀者當為朝廷所禁忌之沙淘太子。

蔣毓英台灣府志以後十餘年，高拱乾所修台灣府志則載『沙淘宮，在附郭縣西定坊。其神能為人驅除災孽。濱海之地浪湧淘沙，故以名宮

24 郁永河：鄭氏逸事陳烈婦傳，此書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時列為裨海紀遊之附錄。鄭克塽墓在洲仔尾台江內海岸，距鄭成功墓相距約三十丈，即約一百米，稱白馬穴，而鄭成功、鄭經二墓則分別為龍穴、虎穴。康熙卅八年鄭成功、鄭經墓遷回泉州府南安縣故里時，鄭克塽與陳烈婦墓並未遷葬，然此後即不知下落。至乾隆末林爽文之役後，義民旗統領鄭其仁陣亡於東港，亦葬於洲仔尾白馬穴，因之，至林爽文之役時監國夫婦墓即已消失。詳參余著：洲仔尾鄭墓遺址勘考報告一文，載台灣文獻廿九卷四期，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焉。』（卷九外志宮廟）此則已不再載錄神事蹟莫考，而稱其神能為人除災消孽，與王爺功能相同，視為王爺信仰之一。其稱沙淘之源由，高府志以為海濱浪湧淘沙，即其廟在海濱之故。實則克壘遺體曾棄入台江內海，為海湧沖回，浪湧淘沙，故稱沙淘太子。

康熙38年（1699），朝廷下令移鄭成功父子及諸勳臣墓回福建故籍以後，對鄭氏君臣之崇拜禁網日密。因之，此後所修之志書，除周元文重修台灣府志實為高拱乾台灣府志增訂本外，沿襲高拱乾載述外，自康熙59年（1720）陳文達修台灣縣志以後，對沙陶宮之載述則日益省略，甚至連沙陶或沙淘之名亦不敢使用，而其稱呼在陳文達縣志稱『小太子宮，偽時建，面海。』（卷九雜記志寺廟）同卷所載之太子廟尚有奉祀哪吒太子在長興里一座，則單稱『偽時建』。乾隆以後之志書，各府志未載，台灣縣志則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載『一在西定坊草仔蔡，名上太子宮，偽時建』（卷六祠宇志寺宇玉皇太子宮），而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則載『一在西定坊，曰上太子宮，偽時建』（卷五外編寺觀），今通稱頂太子廟。此一名稱改變，或以雍正年間土墾保併入台灣縣後，與原鳳山縣土墾保奉祀玉皇三太子之崑沙宮距離不遠，沙陶宮在北，稱頂太子廟，崑沙宮在南，稱下太子廟。

沙陶宮在今西門路二段民生路中正路間，原奉玄天上帝，改奉沙淘太子為主神之年代，陳文達台灣縣志稱偽時建，當為永曆35年（1681）鄭克壘遇害後至永曆37年（1683）鄭氏覆滅之二三年間。廟在台江海汊東岸，故高拱乾府志與陳文達縣志均載廟面海。克壘夫婦墓既在洲仔尾海岸間，台民又常見克壘英魂乘馬往來於海岸，亦為海湧淘沙之地，其遺體曾棄入海中，為海湧沖回岸邊沙地。而克壘為鄭經長子，又為監國，自然成為士民心目中之太子，因之，遺體經海湧淘沙，英魂常乘馬往來海岸沙地之太子，即為台灣士民所稱之沙淘太子。然洲仔尾在府城郊外，士民為便利祭祀，以原祀玄天上帝之廟宇增祀沙淘太子，稱沙淘宮或沙陶宮。入清以後台灣地方道府縣官員或知其事，唯恐

遭時忌，即使康熙皇帝欽點之首任台灣知府蔣毓英亦不敢不避諱，稱『神之出處莫考』，而因台灣府志為本，由福建巡撫鄭開極主修之福建通志則稱『神之事蹟莫考』，皆隱指沙陶宮奉祀沙淘太子監國鄭克塽。然至高拱乾之府志，則託言神能除災消孽，視為王爺之流，而稱沙淘之理由則為海岸時有海湧淘沙所致，以降低對沙陶宮供奉沙淘太子監國鄭克塽之猜疑。而康熙末陳文達縣志以下或單載『面海』，或僅錄其名，移列中壇元帥李哪吒太子廟宇之林，與長興里，即今台南市東鄰台南縣仁德鄉太子廟同列。因之，監國鄭克塽為台南士民所供奉之沙淘太子，其廟宇今為府城沙陶宮。

四、陳永華與池王爺

陳永華為鄭氏三代名輔，尤其在鄭經嗣位十九年間任諮議參軍、總制，輔佐鄭經，經營台灣，為東寧王國之台柱。

陳永華之父陳鼎，『祖籍漳州龍溪，仍入漳庠，天啟丁卯舉人，甲申變後躬自耕稼，混跡緇黃。戊子，鄭成功署為同安教諭。大清兵至，城陷，在籍吳江知縣葉翼雲死之，鼎自縊於明倫堂。』（乾隆廿八年黃任泉州府志卷五十七忠義明忠義一）國姓以陳鼎殉難，視永華為忠烈後裔，而冒險收父遺體事，亦為世人所重。

年十五歲，永華已補『龍溪博士弟子員』²⁵，父陳鼎殉難後『隨鄭成功居廈門。成功為儲賢館，延四方之士，公與焉，未嘗受成功職也。』（郁永河陳參軍傳）即年十五已在龍溪縣考中秀才，父殉難後移居廈門，入儲賢館，永曆10年（1656），『原兵部侍郎王忠孝薦舉

25 郁永河鄭氏逸事陳參軍傳。陳參軍傳記各志書文獻常見，唯此傳年代最早亦最詳盡，為各傳所本，此傳以下略稱郁永河陳參軍傳。與此傳略異者為鄭達野史無文卷十二鄭成功海東事節所附陳永華傳，此傳以下略稱鄭達陳永華傳。而陳永華為鄭氏名輔，終身之職為參軍，以下述及陳永華時除引文外，在出任參軍之後概稱陳參軍，以示尊敬先賢。

同安殉難陳鼎之子陳永華有經濟之才，成功用為參軍』（台灣外記卷四），為陳永華入參鄭成功幕府之始。

在鄭成功幕府中，陳參軍曾贊成北伐南京，東征台灣，唯資歷尚淺，僅能參贊軍事，實不能稱為國姓所重用。國姓東征台灣時，奉命與洪旭、黃廷等留守金廈，輔佐世子鄭經。及國姓薨於台灣，在台諸將黃昭、蕭拱宸等擁國姓弟世襲為主以拒鄭經，鄭經從洪旭議率師東征，升永華為諮議參軍，參謀軍事。及鄭經失守金廈，退回台灣，永華以諮議參軍理政。永曆19年（1665），即鄭經回台灣之翌年七月，『勇衛黃安病故』，『八月，以諮議參軍陳永華為勇衛』，兼掌文武大權。在此『患難之際，與洪旭籌畫相從，剖心不貳。故鄭經毋論大小，悉諮之。其舉止翩翩，有輕裘緩帶之風。迨授任勇衛，益加心思，不惜勞苦。親歷南北二路各社，勸諸鎮開墾，栽種五穀，蓄積糧糗，插蔗煮糖，廣備興販。於是年大豐熟，民亦殷足。又設立圍柵，嚴禁賭博。教匠取土燒瓦，往山伐木斬竹，起蓋廬舍，與民休息。以煎鹽苦澀難堪，就瀨口地方，修築坵埕，潑海水為滷，暴晒作鹽，上可裕課，下資民食。』再於『承天府鬼仔埔上，鳩工築豎基址，大興土木起蓋』（台灣外記卷六永曆十九年）文廟，即今台南孔子廟，為台灣文教之始。並交通日本、呂宋、英吉利與南洋各國，以結外援。經此一整頓後，使『向之憚行者，皆喜為樂土，固若金湯矣。』（佚名閩海紀略甲辰永曆十八年）

永曆28年（1674）三藩之役起，鄭經率師西征，『以參軍陳永華為總制，留守東寧。』（夏琳閩海紀要卷下甲寅）『國事無大小，惟公主之。公轉粟餽餉，五六年軍無乏絕。』（郁永河陳參軍傳）及三藩事定，鄭經兵敗，所收復七府全失，狼狽退回台灣之後，參軍仍統勇衛。尋受馮錫範建議，同時解兵權，參軍乃『具啟乞解兵柄，并辭總制，馮錫範密贊，經許之，以其軍歸劉國軒，而』馮錫範『仍任侍衛』（夏琳閩海紀要卷下庚申），始知為馮錫範所賣，『悔無及也，心大悒快』（台灣外記卷八永曆卅四年三月）。秋七月，『明諮議參軍右都御史陳

永華卒。』(夏琳閩海紀要卷下庚申)未幾，妻洪氏亦沒，合葬於大潭山，墓碑題『皇明贈資善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總制諮議參軍監軍御史謚文正陳公暨配夫人淑貞洪氏墓』(詳後述)，由墓碑所題，陳參軍係以諮議參軍主政，鄭經西征時再加『總制』職。

陳參軍『為人淵沖靜穆，語訥訥如不能出諸口，遇事果斷有識力，定計決疑，瞭如指掌，不為群議所動。與人交，務盡忠款。平居燕處無惰容，布衣蔬食，泊如也。成功常語子錦舍指公曰：吾遺以佐汝，汝其師事之！』(郁永河陳參軍傳)故在儲賢館時已為國姓所重，命錦舍，即鄭經師事之。鄭經時以諮議參軍理政事，繼統勇衛，『職兼將相。公慨然以身任事，知無不言，謀無不盡，經倚為重。』而參軍素安貧樂道，鄭經『知公貧，常以海舶遺公，謂商賈僦此，歲可得數千金，聊資公用。公卻不受，強與之，輒遭風敗，更與之，亦然。公笑曰：吾固知吾命窮，徒損他人資，無益。台郡多蕪地，公募人闢之，歲入穀數千石。比穫，悉以遺親舊，量其所需，或數十百石各有差，計己所存，足供終歲食而已。』(同上)其之輔佐鄭經『課耕積粟，凡事導之以正，不與閩粵爭地者十餘年，國用充積。經在廈門，往征閩粵，以永華居守。永華讓克壘，而已輔之。克壘亦能任事，永華持其大綱而已。』(鄭達陳永華傳)治民則以『偽鄭為法尚嚴，多誅殺細過，公一以寬持之，間有斬戮，悉出平允，民皆悅服，相率感化，路不拾遺者數歲。』(郁永河陳參軍傳)台灣經陳參軍治理，由荊棘之地成為海東樂土。

陳參軍之治理台灣，『為政佐以儒雅，東寧賴以乂安，為世子文臣第一』(夏琳海紀輯要卷二庚申)，為台灣士民所感戴。及參軍謝世，未幾鄭經亦薨逝，清廷大學士李光地以鄭經『死，諸子幼，部下陳永華頗得士，今亦死，腹心潰矣。文武爭權，民不堪暴，望王師如時雨。』(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李光地)即以陳參軍為鄭氏賢相，攻取不易，及參軍謝世，遂啟併吞台灣之心，乃薦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率兵犯台，鄭氏覆滅。

鄭氏亡後，鄭氏君臣擄入北京，囚鄭克塽於吉林寧古塔為軍奴，文臣武將則發配邊塞充軍。而陳參軍之子夢球等則居北京，入漢軍正白旗。夢球於康熙32年（1693）『癸酉，以旗籍中式順天舉人』，翌年，即33年（1694）『甲戌進士。聖祖召問台灣遺事，嘉其父忠義，即日擢編修，每對大臣曰：此忠義永華子也。』（乾隆廿八年黃任泉州府志卷五十三仕蹟國朝仕蹟）而參軍孫陳還，亦『由正白旗應順天鄉試，登康熙庚辰進士，授開平令，有廉能聲，丁內艱。數月而開平山寇竊發，勢方熾，制軍楊公亟召還往撫之，不旬日而平。題敘，授督標前營參將，總督孔公改題肇慶府同知。』（同上）即以陳參軍忠義式天，為康熙皇帝所贊賞，而蔭及其子孫，以為奸佞若馮錫範輩鑑鏡。

世人以執政者有功德於民，沒即為神。陳參軍為台民所感戴，後為奸佞馮錫範所賣，終至幽鬱而終。台民不以為陳參軍去逝，而以為升天為神。所擔任之神職或有三職，一為府城隍，一為瘟神，一為池王爺。

升為府城隍一說見於郁永河陳參軍傳，云：『一日，命家人灑掃廳事，內設供具，扃閉甚嚴，日齋沐具表入室拜禱，願以身代民命，或曰：「君秉國鈞，民之望也，今為此，實駭觀聽，其若民心何？」公曰：「此吾所以為民也」，復嘆曰：「鄭氏之祚不永矣！」居無何，告其家人曰：「上帝命吾宰茲郡，將以明日往。」詰朝端坐而逝。』即升天之後宰茲郡，即為台灣府城隍²⁶。此說或以陳參軍之諮議參軍府與鄭經西征時之總制府在延平王府東，即清代台灣府署（同註20），府署西側於永曆23年（1669）建城隍廟，因諮議參軍府稱府城隍廟。唯府城隍有任期，陳參軍升天後或先任此職，再轉任他職。

為瘟神，或為瘟神所召事，始見於阮旻錫海上見聞錄所載：『六月，總制陳永華晝坐，見衣冠甚偉者曰：我行災使者，欲借公署三月。』

26 林豪之淡水迎神曲稱：『我聞赤崁當年陳無已，廟食一方傳別史，由來聰明正直每為神，如公至今何嘗死！神之來兮靈旗飄，神之往兮靈車遙，迎神送神兮神昭昭，善為福兮災為消！』此詩錄於台灣詩鈔卷五，其自註云：『相傳鄭氏時，長史陳永華沒為郡城隍。』

永華設席張樂宴之，未幾永華死。』（卷二康熙十九年）所述較為詳細者為台灣外記，云：『永華退居無事，偶爾倦坐中堂。左右見永華起，揖讓進退，禮儀甚恭，似接客狀，賓主言語，唯唯應諾。徐而睡去。逮覺，即喚左右，將內署搬徙，讓客居。左右問其故，永華曰：瘟使者欲借此屋，吾業許之。左右曰：瘟使者欲何為？華曰：到此延請諸當事者。左右曰：誰？華曰：刑官柯平、戶官楊英等，餘尚有不可言者，嗟吁而已。數日，永華死，繼而柯平、楊英等亦死，悉如華言。』（卷八永曆卅四年三月）此行災使者或瘟使者為俗稱之瘟神，欲借陳參軍公署理事，而參軍設席張樂宴之，即其已具神格始可迎接瘟神。此一傳聞，在清朝台灣地方官吏以為鄭氏將亡之兆，然台灣士民則以為陳參軍已升為神祇，為台民所崇奉。而與陳參軍同登神格者，尚有戶官楊英、刑官柯平等。

志書載此事者，皆以高拱乾台灣府志為本，高府志載：『辛酉年，疫。先是，有神曰天行使者來居陳永華宅，永華與相酬接。自是，鄭之主臣眷屬凋喪殆盡。』（卷九外志災祥）其後之志書，在康熙五十九年陳文達所修鳳山縣志以下在陳參軍宅前加『安平鎮』三字²⁷。唯陳參軍宅在府城北燕潭東，原黃蘗寺址，園在武定里洲仔尾²⁸，在安平鎮並無宅第，安平鎮三字當為衍文。此天行使者即海上見聞錄之行災使者，亦即瘟神。以陳參軍之功業與其本性，似乎不可能成為瘟神，或陳參軍染瘟疫而終。諸書載錄者甚多，除作為鄭氏將亡之兆外，並非稱陳參軍升為瘟神。

奉為池王爺一說，文獻載錄與之相近者為黃叔璥台海使槎錄所錄，云：『三年王船備物建醮，志言之矣。及問所祀何王？相傳唐時三十六

27 見卷十外志災祥，述此事與陳文達鳳山縣志相同者，尚有乾隆二年郝玉麟修福建通志卷六十五雜紀祥異，乾隆年劉良璧、范咸、余文儀所修台灣府志，以及道光九年陳恭甫重修福建通志等。而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則載：『二十年辛酉，疫。先是，有神降於安平鎮陳永華宅曰天行使者，永華與相酬接。自此，偽鄭主臣凋喪殆盡。』（卷十五雜紀祥異）所述亦同，而嘉慶年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則未載。

28 參見拙著：台南公園志，民國九十年台灣省文化處專題研究報告。

進士為張天師用法冤死，上帝敕令五人巡遊天下，三年一更，即五瘟神，飲饌器具悉為五分。外懸池府大王燈一盞，云偽鄭陳永華臨危前數日，有人持柬借宅，永華盛筵以待，稱為池大人，池呼陳為角宿大人，揖讓酬對如大賓，永華亡，土人以為神，故並祀焉。』（卷二赤崁筆談祠廟）黃叔璥為朱一貴之役以後，奉派來台巡視之首任巡台御史，所著台海使槎錄分二大部份，前半部稱赤崁筆談，論及台灣風土人物，除必要之避諱外，大都據實載錄。後半部為番俗六考，為平埔族與山地後山各族群較詳實之載錄。所載錄陳參軍臨終事蹟與海上見聞錄等同為天行使者，或稱行災使者、瘟神等來訪，然此使者為池大人，即池王爺，而池王爺稱陳參軍為角宿大人，即黃道二十八宿之角宿星君。角宿為蒼龍七宿之首，職司把守天關，黃叔璥以天廷遣池王迎陳參軍為守天門之角宿星君，似乎有違常理。若天廷遣守天門之角宿星君下凡迎陳參軍上天廷任池府大王，即池王爺，較合常理。黃叔璥有意或無意將池王爺與接引天廷之角宿星君對調，在遭時忌年代為可理解之事。因之，陳參軍為台民在禁忌年代之尊稱為池王爺，而角宿星君則為奉玉皇上帝之命迎陳參軍上天任職之使者。

陳參軍之所以為台民尊奉為池王爺，其源由當與參軍在世時宅第有關。余在撰述台南公園志時，即查証在今台南公園東側，即燕潭東畔乙未以前有黃蘗寺，寺東，即原三軍第四總醫院處為中樓仔街原址。中樓仔街原稱重樓仔，即房舍中有樓閣，始稱重樓，甚至成為地名，後始轉訛為中樓仔街。在鄭氏三代有樓閣建築之宅第，今所知者為明宗廟後一元子園中之梳粧樓，以及中樓仔之重樓二處而已。而官府建築則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建之熱蘭遮城與普羅民遮城二處，即鄭氏延平王府與承天府署，今俗稱安平古堡與赤崁樓而已。在燕潭東建重樓，唯諮議參軍與總制陳參軍始有此一資格，且黃蘗寺為府城七寺中唯一已廢墮並未遷移之寺院。餘六寺中開元寺、法華寺、竹溪寺、彌陀寺四寺皆在原址未遷移，而龍山寺、重慶寺遷至鄰近地重建新廟，唯黃蘗寺廢墮後未曾重

建，則與黃蘗寺或為天地會創始地之傳聞有關。而黃蘗寺為陳參軍任諮議參軍、總制兼統勇衛時之宅第，及辭勇衛避隱龍湖巖後即捨宅為寺，詳參拙著台南公園志一書。

鄭經西征失敗東回台灣後，陳參軍為馮錫範所賣，卸勇衛，乃移居於北路兵屯區龍湖畔，『築龍湖巖居，種碧蓮以自娛。常撫蒼檜，臨龍潭，眺遠峰，歎曰：「吾開此絕境，可稱幽僻矣。嗟乎！吾乃以此終老哉！」自是退休不豫事。辛酉，有神降於永華宅，永華相與酬接如嚴賓，語久之。人遙窺者，望見永華若有所請者，永華秘其言不出也。未幾永華歿，而鄭氏亦隨亡。』（鄭達陳永華傳）即陳參軍卸勇衛後，建龍湖巖居住。唯巖為台俗山野寺院通稱，並非私宅，且陳參軍於永曆34年（1680）三月卸職，七月即去逝，短短三四月中不可能興建龍湖巖居住。因之，龍湖巖之興建或非在其卸職之後。

龍湖巖在今六甲鄉烏山頭水庫西，前有龍湖，或稱龍潭，志書載錄此寺最早者為蔣毓英台灣府志，云：『龍湖巖，在諸羅縣開化里，偽總制陳永華建。環巖皆山也，前有潭，名龍潭，潭左右列植楊柳緋桃，亭內則碧蓮浮水，蒼檜摩空，又有青梅數株，眾木榮芬，晚山入畫，真巖居之勝地也。』（卷六廟宇）其次為鄭開極福建通志，云：『龍湖巖，在開化里，偽時陳永華建，環巖皆山，前有潭，名龍潭。左右列植緋桃、楊柳，亭內碧蓮浮水，蒼檜摩空，眾木爭榮，晚山入畫，為諸羅第一勝地。』（卷六十二古蹟）高拱乾以下府志大致相同，而周鍾瑄諸羅縣志則載：『龍湖巖，閩人謂寺院為巖，在開化里赤山莊，偽官陳永華建。環巖皆山，幽邃自喜。前有潭，名龍湖。周環里許，遍植荷花，左右列樹桃柳。青梅蒼檜，遠山浮空，遊者擬之輞川圖畫。永華，鄭氏執政。頗雜儒雅，與民休息，台人至今稱之。』（卷十二雜記志古蹟）入清以後，『年久傾壞。四十四年，邑生洪朝樑重建。』（同卷寺廟）依上列文獻所載，龍湖巖最晚建於陳參軍為總制時，今龍湖巖稱建於永曆19年（1665），為鄭成功入台灣後第五年，是時陳參軍以諮議參軍掌

理台灣政事，分兵屯於南北二路，其北路屯兵係在新港溪，即今鹽水溪以北，龍湖約在北路各屯營中心點，故建龍湖巖為各營屯兵及民眾禮敬之所。及陳參軍卸兵權，即隱居於此廟，或於此廟中謝世，而葬於龍湖巖東北赤山堡大潭山，即今台南縣柳營鄉果毅後。台灣入清後，鄭氏君臣墳墓皆遷葬福建故里，陳參軍亦不例外，遷葬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仁德廈店，然墓碑猶留存於原地，後沒入土中。昭和五年（1930）重新出土，字蹟未損，民國43年（1954）陳氏宗親會就遺址壘土成墳，再勒故碑，今列入國家三級古蹟。

陳參軍之宅第，卸職前居今台南公園燕潭東故黃蘗寺，卸職後移居龍湖東之龍湖巖，宅第前皆有潭湖，即水池。士民感戴陳參軍恩德，以其宅第前有水池稱參軍為池王爺或池府千歲當有其可能。尤其是易代之後，對前朝君臣總有忌諱，將鄭氏君臣之崇敬，歸入王爺信仰之列。雖康熙皇帝贊陳參軍為忠義之士，台灣地方官員，尤其是為康熙皇帝寵信之首任台灣知府蔣毓英，以及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璥在其所著之台灣府志、台海使槎錄中較敢直書，然亦有所隱諱。故蔣毓英以沙淘太子隱指鄭克塽，撰述陳烈婦事蹟尤詳，而黃叔璥則以池王爺隱指陳參軍，其筆法相近，實待有智者窺其真諦。

台灣崇奉陳參軍之廟宇，或以府城普濟殿為始。此廟與北極殿、東嶽殿合稱三殿，為府城鎮地理之廟宇，亦府城重要廟寺。唯志書載此廟者僅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以及李元春台灣志略三書而已，當與遭時忌有關。今殿中主祀池王爺，陪祀觀音菩薩。然殿名稱普濟，應為觀音寺。今存於殿中石碑載：『蓋聞蓮花片座，鍾靈嘗吸夫日星，貝葉半筭，護法必防乎風雨。維扶輿之所結，為法界之攸宜。北魏則一萬三千，罔非式廓，南朝則四百八十，亦係卜臧。曩者因王戾止，普濟名殿。』自註：『原係普濟廟，寧靖王曾經此廟，將廟稱殿。』（嘉慶二十四年普濟殿重興碑記）即為奉祀觀音菩薩之寺院，因之，康熙末年陳文達台灣縣志載：『竹林寺，堂祀觀音。周圍環以竹，

遍植花果，寺雖窄狹，別具幽雅之致。」（卷九雜記寺廟在鎮北坊）當即普濟殿原名，或其別稱。

普濟殿今主祀池王爺，即池府千歲之來歷，據民國62年（1973）普濟殿所印行之池府千歲略歷暨普濟殿沿革一書，以池王爺為泉州府同安縣馬巷村人氏，俗名陳文魁。兼習文武，曾佐楊文廣平閩十八洞，歸隱鄉里後，在池邊見瘟疫神降毒於池塘，恐鄉里飲用，乃自殉以救鄉人。鄉人知其事，以其捨身救眾人，奉為神祇，又以自沉池中成聖，稱池王爺。此說與陳參軍生平事蹟相近，其一，陳文魁為同安縣人氏，陳參軍亦為同安縣人氏，以諮議參軍理國政，為鄭經時首輔，為文臣之魁，稱文魁實不為過。其二，陳參軍在鄭經時以諮議參軍兼領鄭氏最精銳之親軍勇衛，屢建奇功，與陳文魁兼習文武，有平閩十八洞之功相近。其三，陳參軍卸勇衛後，隱居龍潭畔之龍湖巖，而陳文魁退隱後亦居於池畔。其四，陳文魁飲池水染瘟疫而終，陳參軍則為瘟神或角宿星君所接引上天任職，或亦得瘟疫而終。其五，陳文魁升天後為眾士庶所崇拜，而陳參軍謝世後亦為府城，以及龍湖巖及其鄰近地區為祀奉，至今猶然。由上列五點事項，或可推定陳參軍升天後為世人所奉祀尊為池王爺²⁹。

至於普濟殿奉祀池王爺之來源，廟方之說法為行商奉池王爺神明來台，寄奉於普濟殿，後池王神威顯靈，有求必應，乃奉為主神。此說為奉祀陳參軍之掩飾，奉祀陳參軍年代當在永曆三十四年七月參軍升天後不久。

29 今俗以池王爺俗名為池夢彪，列五府千歲第二尊，本文所論為祀池王爺為主神者，並未論及五府千歲。因之，五府千歲之池王或為池夢彪，然單祀池王爺，不在五府千歲之池王爺則或可推定為鄭氏諮議參軍總制兼領勇衛陳參軍，尤其在府城或龍湖巖鄰近地區之池王爺，當為陳參軍升天後之尊稱。至於池王之職責，今廟寺流通之神咒云：『拜請池府千歲爺，腳踏七星五雷雲，手執鐵鞭天地動，玉皇賜我把天門。吾今鎮守天門口，把守天門為元帥，弟子有可先開壇，為吾見過下壇來。』即鎮守天門之元帥，赤炭筆談所載即暗示陳永華升天後，出任鎮守天門之元帥池王爺，今廟寺流通之神咒或可作為旁証。

五、結論

綜合以上所論，鄭氏三代君臣固有開台之功，然享祚僅二十三年。在台灣入清之後，載述或尊崇鄭氏君臣事蹟之文獻志書，或隱諱不語，或數語略過，未能詳述，亦未得贊頌。即使為康熙皇帝特簡以制施琅之首任台灣知府蔣毓英，或在朱一貴之役後，奉旨來台巡視之巡台御史黃叔璥，雖敢直書，然亦有所節制。對鄭氏君臣事蹟，尤其為台民所崇敬之君臣，多有所隱諱，因之，欲得明確文獻事實上不可能。

鄭氏三代君臣為台民所崇奉者，為數不少。本文所論述者僅鄭成功、鄭經、鄭克塽祖孫三人，以及鄭經時首輔陳永華。入清之後，雖遭時忌，然台民崇奉依舊，並未因之廢棄。在台地方官吏為免因禁止崇奉而激民變，視為王爺之流容忍之，而在志書或著述，則不敢明載，以免惹禍上身。

唯王爺信仰為理教諸神祇中未有專職者，故稱翰林待詔，若玉皇上帝有所差遣，則代玉皇上帝巡視四方，故有代天巡狩之名。然清代列鄭氏三代君臣入代天巡狩之列後，遂使此一信仰加入無專職之王爺，成為理教神祇研究較複雜之一環。民國67年（1978），余應台南縣永康鄉蔦松三老爺宮之邀撰寫重建碑記時，始知王爺信仰中三老爺系統為鄭國姓朱王爺，與一般王爺信仰有所差異，並以自註方式發表，然非正式論著。其後應各廟寺邀請所撰寫之碑記，皆錄於樂君甲子集中，在撰述時冥冥中感觸主神相同之廟宇接連而至。即近年來求碑銘者論，先有奉祀明代玄天上帝之廟宇，即嘉義縣竹崎鄉真武廟、台南市竹篙厝上帝廟，以及台南市大上帝廟北極殿三間廟宇，而近日來求碑銘者則為奉祀池府千歲或與陳參軍相關之廟宇。然神道浩翰，非凡人所能及，唯已近風燭殘年，既神祇有所差遣，則竭心力為之，以符孔子敬鬼神而遠之聖訓。乃整合約三十年前所悟三老爺系統即鄭國姓，以及新悟鄭經即二王爺，

鄭克塽為沙淘太子，陳參軍為池王爺等分三節論述，請參見。

唯子不語怪力亂神，對神祇則敬鬼神而遠之，余秉此聖訓，訪尋志書文獻，查証奉祀鄭國姓者，始於安平王城延平王府內，入清以後移祀安平天后宮。其次為官建於鷺嶺西南坡之先王廟，後稱大王廟，即今之鄭氏宗祠。民建之廟在府城則有三處，一在山仔尾，稱開山王廟，光緒初改建，稱延平郡王祠，日治時期稱開山神社，戰後復稱延平郡王祠，此廟與鄭氏宗祠之主神皆為國姓爺。一在德慶溪北，稱三老爺宮，為鄭國姓入台灣首夜安營之地。一在崙仔頂，稱大人廟，亦為國姓安營之地，並為國姓與荷蘭長官揆一代表，以及普羅民遮城守將貓難實叮代表梅腓力議降之所。此二廟主神為朱王爺，係鄭成功為隆武帝賜國姓之故，其後崙仔頂大人廟分香於保大西里大人廟，再分香建蔦松三老爺宮、蕭壠金唐殿等，成為三老爺信仰系統。

鄭經為鄭氏三代之第二代，在世時稱世藩，薨後則稱二王，奉祀之廟宇官廟為二王廟，康熙末改建龍王廟，遂廢。而在鄭經墮馬之處，士民則建二王廟奉祀，墮馬之處則稱二王崙，林爽文之役後加祀關帝，以避時忌，至今尚存。

鄭克塽為鄭經長子，在鄭經西征時為監國，西征失敗退回台灣後仍為監國，治國剛正果斷，有國姓之風，受士民感戴，卻為權貴所惡。及鄭經薨逝停柩，為奸佞馮錫範等所害，棄遺體於海中，為海湧沖回岸邊沙地，葬於洲仔尾海岸間。士民常見克塽英魂乘馬往來海岸間，以太子歷經海湧淘沙，稱沙淘太子，奉祀之廟則稱沙淘宮，蔣毓英台灣府志與鄭開極福建通志則稱神之事蹟莫考，以暗指所祀非廟中常見之中壇元帥李哪吒，而為沙淘太子鄭克塽。

陳永華為鄭氏名臣，國姓時為參軍，鄭經由金廈退回台灣後，升為諮議參軍理政事，並領勇衛，掌文武大權，鄭經西征時加總制職。為政佐以儒雅，恩威並濟，兵民感戴，為東寧名相。清朝君臣亦為之贊賞，在任期間，大學士李光地泯東征之念，鄭氏覆滅，康熙皇帝稱為忠義之

士，蔭其子孫。鄭經西征退回台灣之後，為馮錫範所賣，卸勇衛，歸隱龍湖巖，未幾謝世。台民感參軍恩德，以其謝世為升天成神。故黃叔璥赤崁筆談載玉皇上帝遣守天門之角宿星君下凡，引參軍上天廷任職。台民以參軍所居門前皆有池塘，兼以避時忌，稱參軍為池王爺。最早奉祀池王爺之廟寺為普濟殿，其傳說之池王爺與參軍事蹟相符。

鄭氏三代與名相陳參軍之崇祀，在清代雖混入王爺信仰之列，然其儀式與五府千歲等王爺則有所差異，仍獨立於王爺科儀之外。唯神道浩翰，實難為凡人所窺知，兼以子不語怪力亂神之聖訓，文獻欠缺，口碑未傳，實難尋其鐵証。因之，本文僅為探討，不敢稱為定論，尚祈諸君子不吝勘正。

The Belief of Wang Yie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engs and Their Ministers

Shyr, Wan-Show

During the Zheng period, Koxinga and his son, Zheng, Jing, were officially worshiped as gods, Da Wang and Er Wang. However, Zheng, Ke Zang and Zheng, Jing's chancellor, Chen, Yung Hua, were only commemorated by the populace because Zheng, Ke Shuang and Feng, Xi Fan excluded them.

Under the Qing's governance, the faiths of Yen Ping Wang's three generations and Chen were transferred into the Wang Yie's beliefs, and the officials ignored these faiths deliberately for stabilizing

Taiwan's society. People changed Koxinga's name to Zhu Wang Yie, called his temple Kai Shan, Da Ren, or San Lao Ye Gong, named Zheng, Jing as Er Wang Yie. Zheng, Ke Zang and Chen, Yung hua became Prince Sha Tao and Chi Wang Yie.

However, for discriminating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e ceremonies and rites are also different between them and other Wang Yie's beliefs.

Key words : Koxinga, Zhu Wang Yie. Zheng, Jing, Er Wang Yie. Zheng, Ke Zang, Prince Sha Tao. Chen, Yung hua, Chi Wang Yie.